

歷代名將傳



成化陳將老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老將陳化成

叶 平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济南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协作编辑、出版的《历史小故事丛书》中的一种。陈化成是鸦片战争中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难，他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斗中，率领中国军队英勇奋战，最后壮烈牺牲。本书以生动的故事，介绍了他的可歌可泣的事迹。

目 录

派谁镇守江南	(1)
陈化成走马赴任	(4)
“陈老佛”	(9)
祝寿风波	(15)
一场见不得人的买卖	(21)
风雨见真情	(33)
上书皇帝	(42)
壮志未酬	(45)
叛徒的本质	(48)
奉命剿贼，有进无退	(52)
以身殉职，万世流芳	(58)
尾 声	(66)

派谁镇守江南

一八三九年（清道光十九年）的除夕，中国的老百姓是在喜庆和忧虑中度过的。

自从六月份虎门焚烟胜利以来，人们的心里也象那海边焚烟的石灰水那样沸腾起来。可是，番鬼佬输了理，灭了威风，会罢休吗？一想到这一点，每一张欢笑的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忧虑的神色。

春节前后，风声更紧了，珠江口外的虎门滩海面上，经常传来英舰的炮声。

“要打仗了！”这个消息象风一样刮遍了街头巷尾。但是，究竟会不会真打起来呢？这个问题老百姓是无法作主的，全要看朝廷的脸色。

当时，朝廷里分成了两大派。以钦差大臣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，主张坚决抵抗。他一面向朝廷建议加强沿海各省的海防，一面早在禁烟的同时，就着手整顿了广东海口的战备：在虎门狭窄处，安置了两道木排、铁链，珠江两岸增添了二、三百门大炮，并招募渔民和登（dān 但）户（世代居住在船上的贫民）丁壮

五千人，编为水勇，配合水师官兵作战。他号召广州城乡百姓：“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，许以人人持刀痛杀。”

但是，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，却发出了破坏禁烟，反对抗英的叫嚣。他们阴险地在朝廷里散布说：“英军船坚炮利，难以取胜，如果战端一开，仗就要打个没完”。有的甚至诬称林则徐“措置不当”，惹了大祸。

就在这战云密布，议论纷纷的时刻，一份广州战报十万火急地送到了清朝道光皇帝旻（mín）宁的手里。战报中说——

一八四〇年六月，英国军舰十六艘，武装汽船四艘，运输船二十八艘，载运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六千名士兵陆续开到广东海面，进行武装挑衅。但是，珠江海口戒备森严，防务巩固，英舰无机可乘，于是在吃了几个败仗之后，留下少数舰只封锁了广东海面，舰队主力顺着东南海岸掉头北上。

面对着这样一份战报，旻宁只觉得手脚发冷，暗暗叫苦。

其实，用大炮保护鸦片贸易，以打开中国的门户，是英国对华侵略的既定政策。早在一八三二年，英军就秘密地派遣间谍船“阿美士德”号搜集中国沿海军

事、政治、经济情报，测量港湾河道，绘制航海图，并于一八三五年制定了对华侵略的具体作战方案。因此，这场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果然，没过几天，六月三十日，福建战报也到了：英军转攻厦门，被提督陈化成率领水师奋起击败在梅林洋面，狼狈退去。

很明显，英军对他们在虎门、厦门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，他们定将继续北上，寻找防御薄弱的突破口。沿海其他五省的力量能不能够顶住呢？直到这个时候，旻宁才想起了林则徐以前要求加强沿海七省防务力量的建议来。这时的旻宁还没有完全倒在投降派的怀抱里，于是立刻命令军机处：选派一个得力的将领到力量最薄弱的江南去任水师提督。

江南和闽浙接壤，是东南的战略要地，没有足够的威望和才能是不能当此重任的。那么，派谁去镇守才好呢？

军机处的大臣们认真地议论了起来。

陈化成走马赴任

两天以后，朝廷的任命下来了：调任厦门提督陈化成为江南提督，即刻走马赴任。

当时，陈化成已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了。但是，长年战争生活的磨练，使他体格强壮，行动矫健。前几天的厦门海战，他亲自登舰，在密集的炮火中，从头至尾指挥了那场战斗，一点不见疲劳。

朝廷的任命到达的时候，他正在闽浙总督邓廷桢的府上商讨加强防务，准备再战的事宜。话兴正浓，突然，被匆匆找来的家丁把话打断了。

“大人，夫人请大人赶紧回府，说朝廷有旨，委派大人任江南提督，即刻走马上任。”

“什么，莲峰兄要走?! ”邓廷桢听见这话吃了一惊，站起身来走到陈化成的家丁面前，颤声问道，“这是真的?! ”

“是真的!”家丁回答道，“诏书刚到，夫人就吩咐小的来请军门回去。”

“……!”这意外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，邓廷桢

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朝廷会抽调陈化成去防守江南。江南固然重要，可是福建海疆难道……？抽走了陈化成，邓廷桢等于失去了一条胳膊。半年多来，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祖国的忠贞，使这两位年龄相近的老人一见如故，在共同守御祖国东大门的战斗中，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。然而，就在他们立誓要同心协力，把福建海防建成钢铁堡垒的时候，陈化成却要离开了！

“我要恳求朝廷把你留下来！”邓廷桢忍不住老泪纵横，一把拉住了陈化的手。

“不用了！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。但愿接替我的人能与兄志同道合，和衷共济！”说完这话，陈化成禁不住也流下了热泪。

透过模糊的泪水，两人对视了许久，互道了一声：“保重！”依依不舍地分别了。

陈化成的官艇驶离厦门港，转入了东海，金门镇渐渐消失了。

福建是陈化成的故乡。在故乡生活、战斗了七十多年的陈化成，如今突然接到圣旨，要远离故土去他乡赴任。此刻，他站在船尾，对着滔滔的江水，悄悄自问：“此一去何时才能回来呢？”他的脑海里，浮现出了故乡连绵起伏的山峦和茫茫的水天……

那是在乾隆年间。



一天，福建水师的队伍里，新添了一位青年小伙子。这小伙子生得粗壮结实，眉宇间带着一股英气。他自称是福建同安人，名叫陈化成。

刚刚成年的陈化成，从踏上兵船甲板的那天起，就深深地爱上了大海。在他的心目中，大海是国家的门户，当一名守卫海疆的水兵，是何等地光荣！他暗暗地勉励自己，要尽忠报国，多立战功。

几年中，以勇猛顽强著称的陈化成果然按着自己的意愿成长起来，由一个低级军官逐步升到金门镇总兵。道光十年，他又被授与福建水师提督的官职。

那时候，受重视的汉族官员并不很多，象陈化成这样一个普通水兵，能够获得这些成绩是很不容易的。陈化成的心里充满了对朝廷的感激，尽忠报国的信念越加坚定了。

“皇恩浩荡，臣当拚死以报”，每一次加官之后，他都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。他并不稀罕待遇，也不追求地位，但是，对于朝廷给他的升迁，他视为莫大的荣誉，异常珍惜。他觉得要对得起这些荣誉，必须做一个正直无私、于国家有用的人……

想到这里，陈化成把目光从远方收了回来，心里禁不住乱跳，脸上也热了起来：“啊！现在正是国家要用人的时候，我怎么反而辜负了以往的誓言，萌生

起儿女之情来了呢？糊涂，糊涂啊！……”他严厉地责备着自己，信步走向船舱，打开了江南地图。

“陈 老 佛”

江南到了。

奇特的水乡风光呈现在陈化成的眼前——弯弯的溪流，拱型的小桥，古老的风车，茂密的桑树林……象是一幅优美恬静的水墨画，使人看了感到心旷神怡。偶尔，池塘里游过一群鸭子，阡（qiān）陌间走过几只鸡，这才打破了画面的宁静。

“江南真美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站在船头的陈化成被这素雅的景致吸引、陶醉了。他默默地观看了半晌，猛然想起了什么，吩咐家丁取酒。少顷，陈化成接酒在手，对着江水暗暗祈祷道：“江南胜地，乃国家之瑰宝。臣陈化成奉命驻防，定将竭尽全力，确保安全。虽肝脑涂地，不敢有负圣命！”说罢，将酒缓缓洒进了江流之中。

混浊的江水里溅起了点点水花，似乎在应和陈化成的誓言。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，虽然不善吟诗作赋，却用朴实无华的语言，道出了铿锵的心声。从今以后，他把自己的命运和这江南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紧紧

地联系在一起了。

然而江南也没有辜负这位老将的赤子之心。早在陈化成离开福州水师的时候，新提督即将到任的消息，就纷纷扬扬地在江南水师官兵里传播开了。各镇的总兵、副将、参将等大大小小的官员，都象以往那样，暗暗地私下打听消息，揣摩着这位新上司的性格、脾气、兴趣、爱好。特别奇怪的是，这一次连兵船底舱里的水兵们，竟也议论了起来：

“哎，刘国标，你说仔细些，那新提督陈军门果真待士兵亲如家人么？”

“小刘，那一次真是陈军门把你救活的么？你一个穷人，他竟会给你盘缠？”

“……”

一到晚上，水兵刘国标的舱里总是挤满了来打探情况的人，叫他应接不暇。

水兵和提督之间，隔着十几道森严的等级，平时根本碰不了面，现在他们却这么热切地打听陈化成的为人，是为什么呢？——这一切都和水兵刘国标的身世、遭遇有关。

没参加水兵以前，刘国标曾经在海上干过一阵海盗。有一次，在福建的海面上，刘国标和他的同伙遇上了当时的金门镇总兵陈化成率领的巡逻队。经过激

烈的交战，刘国标受了重伤，和他的伙伴们一起被俘了。

按当时的惯例，海盗落在官家的手里总是死路一条，如果能够不受虐待，痛快地死去，那就算是最幸运的了。然而，清剿了半辈子海盗的陈化成却没有这个习惯。他通常都是将一些罪大恶极的头目送进京城让司法衙门处理，一般的士卒则区别对待。

这一次，处理完其他俘虏之后，他让医生给气息奄奄的刘国标进行了认真的治疗，同时也进行了审讯。在审讯中，他了解到：刘国标原是江南地方一个安分守己的庄稼汉，由于生活所迫，贪官污吏所逼，走投无路，才入伙当了海盗。陈化成听了不觉连连叹息，便资助了刘国标一些盘缠，叫他好生返回家乡，勤劳谋生，做个好百姓。刘国标受此大恩，感激涕淋地回到了江南老家。可是仍旧生活不下去，想再去入伙，又觉得对不住陈总兵。正巧赶上江南水师招募水兵，于是他就投效进来，当上了一名水兵。前几天，他听说即将到任的江南水师提督就是那个福建金门镇总兵陈化成时，喜出望外，情不自禁地将自己这一段遭遇说给了同舱的伙伴们听。这样一来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才两三天工夫，新提督关心穷人，平易近人的故事就在整个水师队伍里传扬开了。大伙儿对这位即将到任

的提督大人充满了崇敬仰慕的心情。

“这下可好了，我们江南水师素来懦弱，新提督一来，准有办法！”

“对，新提督一定会亲自带领我们练兵。哎，你不是说，在福建水师，人家都叫他‘陈老佛’吗？为什么叫他‘陈老佛’呢？”

“对，给我们说说！”

船舱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，一双双期待的目光都望着刘国标。

刘国标兴致勃勃地说了起来：

“‘陈老佛’是几个水兵给起的。有一次，他们几个聚在一处谈论陈总兵的好处：冬天他常把自己的棉衣脱给衣着单薄的士兵穿；夏天他自己掏钱给水兵舱修建通风设备；打起仗来，他总是冲在头里；谁挂彩受伤，碰巧遇着他在旁边，还亲自给包扎伤口……他们越说越兴奋，不知谁提起陈总兵的生日快到了。大家决定备上几杯薄酒，向他老人家表表心意。到了这一天，酒备下了，大家推了几个代表去请他老人家。当对还担心他肯不肯赏脸呢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来了！一个总兵，不带随从，不摆官威，更不嫌脏，端起酒杯笑盈盈地喝了三个满盏，抹了抹嘴唇，还向大伙儿道了谢！这可真把我看傻了眼：天下竟有这样的官老爷，

和士兵同桌饮酒，亲如兄弟！

“他走了以后，弟兄们都不出声了。过了好大会儿，又都竖起大拇指赞叹起来。这个说：‘我们总爷真够义气，我这辈子没见过第二个！’那个说：‘在他手下当兵，算是我们的造化！’第三个说：‘我昨天梦见一只白鹤飞到船上，跟我说：你们总爷是佛爷的化身。我看，这梦准灵验。’我当时插话说：‘当然灵验，陈总兵定是佛爷的化身。瞧，他对我这个当过海盗的都发善心！’我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提议说：‘我们就叫他“老佛爷”吧！’‘不，那不成，“老佛爷”是皇上叫的，就叫“陈老佛”吧！’‘对，对，就叫“陈老佛”！’打那以后，‘陈老佛’就叫开了，他老人家知道了，也并没生气哩！”

说到这里，刘国标兴奋地喊道：“再过几天就是七月初三，若是他老人家能在这天赶到，正巧碰上寿辰！”水兵们一听，便嚷起来：“我们也备点水酒！”

“不光水酒，还献一面寿旗！”有人提议说。

“献寿旗？”刘国标想了一想，“也行！”

事情就这么定了。

甲板上的事情向来传得快，这次比往常更快。水兵们准备献寿旗的事，当天就传到了江南水师一个姓刁的副将的耳朵里。他心中暗暗称喜：“这可是我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！提督大人恰恰是七月初三到任，我